

怀念

大哥是一团不熄的火

□吕家乡
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·E-mail: www.63193207@126.com 征集电话: (0531) 85193207

大哥吕家新小时候在姥姥家读过两年私塾,能识文断字。他聪明好学,多才多艺,在耕种、盖房、木工上都是好把式,逢年过节乡亲们共同欢庆时,还能自拉自唱。因为家里地少人多,务农之外,大哥又帮助父亲,推着吱吱扭扭的独轮车,贩卖铁锅、瓦盆,生意不错。到大哥结婚时,家里已经不愁温饱了。

日寇的侵略粉碎了发家致富的美梦。1938年5月,沛县县城沦陷,土匪猖獗。大嫂被绑架,托人、花钱才得释放。接着另一股土匪又连夜向我家“喊项”:限三天内交出150块大洋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,邻村的地下党员王宪荣来了,他劝说大哥带头成立农救会,土匪、汉奸来了就跟他干。大哥接受了他的建议,农救会成立起来了,果然土匪没敢来“要账”。

地下党员王宪荣的出现,使大哥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。从此那些让大哥反复回味的辉煌场景接连上演:

在1938年7月的一个宁静的月夜,在一片高粱棵里的盐碱空地,对着一面笔记本大小的、用硬纸剪成的红旗,大哥隆重地宣誓入党。

在1940年春夏,大哥到苏鲁豫边区办事处所在地单县,受训四个多月,聆听白学光讲《政治与时事》,郝中士讲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》,郭影秋讲《统一战线与游击战术》,由此大哥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明眼亮。

按上级指示,大哥千方百计地筹集枪支弹药。学会了打枪,参加了实战,一面和日伪军打游击,一面对付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摩擦。腰里别着一把短枪,精神抖擞地经历着披荆斩棘的锻炼。

形势逆转,大哥奉命暂且回村,和上级的秘密联系地点是村前桃园的园屋。一片树叶

包着一个小小的字条,捺在最不起眼的墙缝里,那就是上级的指示。

形势更加恶化,上级指示他离家。1942年夏,大哥到萧县郝集投奔大舅,在一个烟酒店做了店员,继续和王宪荣保持联系。王宪荣不幸于1943年夏因病去世,大哥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。正在焦急中,传来了上级的通知:让大哥在第二天夜里到陈扬楼(丁湾村南3里)村南的树林里去等一个人。大哥按时奔到指定地点,冒着小雨等了一夜,却没等到来人。从此大哥就和组织断了联系。

1944年秋天,姜心亭同志突然来见大哥。他家住陈扬楼,公开职业是孵小鸡。大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,但是不属于一个支部,平时没有联系,按照纪律,不便多问。大哥把他引进“银房”(密室),他问大哥这里是否安全?能不能住两三天?说着拍了拍腰间,原来他带着一把手枪。大哥做了安全保证。他有时昼伏夜出,有时昼出夜伏。第三天告辞,大哥送他到郝集东北角的坝头。不料大哥刚回到店里,就有人说:“你的客人叫鬼子抓去了!”那时郝集北头有个日本鬼子的据点,正在扩修炮楼。大哥心里咯噔一下,心想鬼子只要一搜出他的手枪就完了。大哥马上买了活鸡和香烟,托人送给鬼子,要求把姜心亭放了。幸运的是,鬼子并没有对他进行搜身,叫他扛了几趟木头就放了。这事想起来实在后怕。

由于乡保长的欺压,父亲忧愤成疾,在1943年去世。家里没了男劳力,全靠母亲带领妻子和姐姐们里里外外地忙活。更难忍受的是地头蛇的肆意凌辱。正像母亲所说,那些年苦苦煎熬的日子真是“咬着牙钻羊角沟”呀!

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中,故乡解放了,我们全家感到拨开乌云见到了青天。1950年春,

大哥以扬眉吐气的心情回到了湾村,被选为村长,按照上级部署,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怎么也想不到又一次遭到劫难。

乡长潘正印和工作组组长张绪顺(不久后调任沛县法院审讯股股长)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。因为大哥抵制他们贪赃枉法的行为,他们对大哥恨在心,伺机陷害。在土改中,他们指使人上演了一出“假上吊”的闹剧,借此诬陷大哥逼人自杀,把大哥抓起来,未经宣判就押到峰县去劳改。两年后释放,大哥要求组织上重新审查此案。这时,负责审讯的张绪顺早已在1952年暴露了叛徒面目,暗杀了革命干部孟昭荃,随即畏罪自杀了;原乡长潘正印由于违法乱纪,也已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。组织上给大哥平了反,大哥继续担任村长(此后改任大队长,公社管理区主任)。

这事过后,组织上和乡亲们大哥更加信任。大哥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,组织上希望他重新申请入党。大哥却坚持认为:好比嫁人,我嫁给了党,从来没有失节,更没有改嫁,只是因为环境所迫,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,既然又恢复联系,就自然还是一家人,怎么能重新再嫁一次呢?大哥虽然没能解决组织问题,却自认为

“是党的人”,自觉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。他所带领的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连年高产,社员们喜气洋洋,上级也不断表扬,锦旗领了一面又一面。可是好景不长,1958年搞起了公社化和大跃进,大哥拒不执行那些既违背常识,又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做法,于是被当做“白旗”拔掉,反复批判。后来中央发文件纠偏,上级给大哥赔礼道歉,恢复了名誉。

1963年,大哥的胃溃疡和肺气肿加重,他辞职回家疗养,而且不要任何补贴待遇。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对他很尊重,请他对村里的工作继续“掌着眼”,邻里的纠纷也愿意找他调解。

1966年“文革”风暴卷起,造反派批斗大队和公社的当权派,并策划夺权,拉拢大哥说:我们知你道和这些走资派平时就有矛盾,受到过他们的打击迫害,现在是你翻身的时候了。大哥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:我做人从来讲究本分、正直,不会无中生有,也没有野心,我和你们不是一块地里的鹌鹑!造反派恼羞成怒,就造谣诽谤大哥,给他加上什么“叛党分子”、“漏网地主”、“杀害革命干部”等等罪名,除了贴大字报,还向各级党政军机关发去检举信。假的就是假的,在“清队”中经过内查外

调,彻底弄清了大哥的历史问题,否定了这些污蔑之词。在大哥受到围攻的困难处境中,县人事局局长王敏宣同志(大跃进中的工作组成员)因遭到造反派追捕,向大哥求援避难,大哥给以精心保护、照料一个多月,使他得以免遭摧残,由此结为患难之交。

打倒了四人帮,历史进入新时期,我家获得了二次解放。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;原来受我连累的儿子们纷纷入党、提级或上了大学。全家一片欢腾景象。但大哥的身体却越来越糟,肺气肿转成了肺心病,夜晚根本躺不下,只能坐在床沿撑着棍打盹。日夜昏昏沉沉,眼看着油尽灯枯。

这时在县委工作的侄儿带来了一个喜讯:上级发来文件,战争年代入党的党员,由于环境所迫脱离组织的,可以申请组织审查,经审查符合党员条件的,准予恢复组织关系。

听到这个消息,大哥激动得把拐杖一丢,跳下地来,两眼放光,连问:“真的吗?真的吗?”从这一天起,大哥的病情一下子减轻了,他按照文件的要求,准备申请材料,有时口述由侄子记录,有时亲自执笔书写。材料一份一份地上交,审查一关一关地通过,好消息不断传来。离最后胜利只差一两步了,不料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,于1985年12月8日凌晨停止了呼吸。

由于手续还没有办完,大哥的党籍没能恢复。不知大哥是怀着希望还是怀着遗憾去世的,但我知道,他一定更加坚定地确认自己所坚持的“我始终是党的人”的信念。大哥以几十年对这个信念的顽强坚持,赢得了乡亲们和村、乡、县干部的赞誉,在大雪纷飞中,数百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在我心中,大哥是一团不熄的火,每当想起他,我就会热血沸腾,力量倍增。

逝者档案

- 姓名:吕家新
- 终年:71岁
- 籍贯:江苏沛县河口乡丁湾村
- 生前身份:农民



▲本文作者和大哥(右)

高考前,父亲写给我一封信

□黑王辉

从我上初中开始,父亲就去南方打工了,每年回来三趟,麦忙时回来收麦,秋忙时回来收玉米、收花生,两个,就是过年时回来和家人团聚。

虽然和父亲不经常见面,但并没有因此而疏远。我们常常通信,他谈他的工作,谈对家人的思念,要我回去时,一定要多陪陪奶奶,代他尽尽孝心,还说我妈太操劳,让我不要惹她生气。我呢,则谈学习,谈理想,谈未来。我说我喜欢文学,他很支持我,每年回来,他都会给我带一些书籍。

高考前,收到父亲的来信,他在信中写道:

王辉吾儿:

高考是你人生的大事,也是咱全家的大事。我原本想回去陪你参加高考,给你打气,为你鼓劲,无奈厂里又接了一批活儿,要得急。给老板请假,没有批。你知道的,我开的电车,全厂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会。现在是满班倒,我空缺了别人也顶不上去。虽然不能回去,但我的心会和你在一起,始终牵挂着你。

你知道的,我上高中时,成绩很好,平时在班里名列前茅,

可心理状态不好,一到高考,我的心就紧张得怦怦乱跳,无法集中精神,每次考得都不理想。高考也是,考了两年,均名落孙山。你爷你奶也不容易,虽不说我,但我也不能太自私,就对考学不再抱希望,只好安分守己做了农民。不过,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,从小就注意培养你,希望你能够遂了我的志愿。现在,我就想着,哪天你上大学了,我去找你,你陪我转转大学的校园,看看校园的美景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我虽然这样说,你也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,把心态放轻松、放平和,就当平时的考试一样,发挥出平时的水平就行了。大不了,从头再来,我做你的坚强后盾。不过,按照你的聪明才智,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,我相信你!我时常以你为骄傲,我把你在你们校报上发表的文章念给工友们听,他们都很羡慕我,说我养了个好儿子。这辈子,你就是我最大的荣耀。

虽然人生的路很长,但最关键的,就是年轻时这几步,走对了,就前程似锦,走错了,就进了死胡同。所以,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拼搏,要努力。切不可因为贪玩而蹉跎

了岁月,贻误了未来。当然,我知道你是懂事的孩子,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

最近工作很忙,就写到这儿吧!我等你的好消息!

父字
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之所以不回来,不是因为工作忙,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能回来。他出了事故,开电车时,突然停了电,电车被钢丝绳拽了回去,他的胳膊也拽了进去,顿时血肉模糊……那封信,是父亲躺在病床上写给我的!

这么年轻就遭此厄运,父亲说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了,可想想,上有老,下有小,还得靠他支撑着这个家。于是,就咬牙坚持着。他怕我们担心,一直瞒着家里。要不,我考大学这么重要的事情,他怎么会不回来呢?

那年,我落了榜,辜负了父亲的愿望。其实,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的落榜,完全是因为年少无知,和一个心仪的女孩,偷偷谈起了恋爱。

我给父亲打电话,说我落榜了。父亲没说什么,他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,经历磨难才会成熟。没什么大不了的,明年再考!

第二年,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大学。

我不敢不小心

□江南

爱一个人,总会无端地为对方担心。

我业余时间酷爱写东西,有时难免会熬夜。深沉的夜里,先生总是催了一遍又一遍:注意身体,早点休息。每次看见我的文字见诸报端,先生在高兴之余,仍忘不了嘱咐,还是要注意身体。

看他因为担心我而变得这样小心翼翼,我心里充满了幸福。我知道那都是因为有爱,爱让他变得害怕,怕我不健康不快乐。

春来的时候,我的鼻炎又犯了,鼻塞头疼咽喉疼,只好每天在家熬中药。后来听父亲说,母亲在家偷偷掉眼泪,因为偶尔听儿子说我正被顽疾困扰。不过一点小毛病而已,我赶忙打电话安慰母亲。

吃中药效果一直不好,先生说我们去省城看看吧。那天我从省城医院回到家,天已黑了,先生忙问检查结果,而后又责备我,怎么手机不通,一天都联系不上,让人着急死了。我说手机没电了。给手机充上电,发现有许多先生的未接电话和短信,我不禁为自己的粗心懊悔,真不知这一天他是怎样度过的。

因为爱,他们总会不自觉地放大你的痛苦,他们是那样害怕失去你,失去这份爱。

儿子三岁的时候,有次,我因为眼睛不适滴眼药水,他在一边看见了,吓得哭起来,一边哭一边说,妈妈,你怎么了?生什么病了?

我看他吓得这样厉害,连忙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,可小小的他听不懂,仍是喃喃地哭。他爱妈妈,他是那样害怕妈妈生病。

有年冬天,下了很厚的雪,我去看望父母,出门时天已黑了,母亲送到门外,我边说话边向外走,不小心脚下一滑,整个人摔倒在雪地里。母亲忙过来扶我,问我怎么样。我摸着摔痛的腿说没有事,只是皮肉伤而已。

再见母亲,她说,心疼了好多天,女儿在她面前摔得那样重。

你一个人的痛,往往会痛到亲人心上,甚至比你的痛痛得更深。这些浓浓的关爱,常常让我在生活中不敢不小心,不敢不保重,不敢让亲人伤心。

因为我知道,我们的幸福紧紧相连。

人间投稿信箱:
www.3207@163.com

人间